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十四章 案情大白後之梗阻

話說金宏中了誘供之計，站在公堂以上，把以往從前之事，該詳的詳，該簡的簡，直言不諱的，全都盡情的傾吐出來。當時何別駕以及一般差役聽得眼都直了，就中尤其是李剛，因為有骨肉親的關係，不由得又是感慨，又是悲傷，心中暗自想道：今天洗刷了這番冤屈，這也總算是皇天有眼了。不過應該怎麼辦，我是沒有力量的，只好等著一得了工夫，便到大慈寺去找達空，告訴這件事，他老想著給他師父報仇，自然沒有個不盡心竭力的。兩條人命，本來是一案，只要他辦好了，那還不是雙管齊下嗎。不提李剛心上打算，且說何別駕聽完這套供辭以後，便向金宏問道：「你所說的可都當真麼？」金宏道：「怎麼不真，其中並無一字虛假。」何別駕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是否敢跟李成對質？」金宏道：「怎麼不敢，管保他就無的可說。」何別駕點頭道：「這樣甚好，你且先照舊跪下罷。」金宏聽了，只得再行跪下。何別駕便吩咐下去，再把李成帶上堂來。少時帶到，朝上跪下。金宏是憋著一肚子的惱恨，此時見了李成，早已氣往上撞，所以沒有容堂上問話，便先說道：「姓李的，你告我偷你的東西，我也把你殺人的事情，全都供出來了，誰的罪輕？誰的罪重？」李成聽了，不由得一愣，但是他的心眼兒，比著金宏竟自聰明得多，略一遲頓，早已悟出這個道理來。當下便把眼直望著何別駕，微笑說道：「老爺，你總算能夠問案就結了。」隨又向著金宏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兄弟，你是上了當了，我並不曾告你偷我的東西。你想，不用說我的短處，我在你的手內，就憑咱們兩個人的交情，能夠因為這一點小事，彼此反目麼？」金宏此時也就醒過味兒來，悔恨無地的說道：「大哥，這是怎麼說的，我可實在對不起你，全都怪那混帳東西出的壞主意，我算叫他給裝了去了。」這倒不錯，何別駕算是當著面兒，叫他給罵下來了。只見李成很慷慨的說道：「你也不用後悔，這是我的報應臨頭，並不怪你。常言講得好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那還不是分所當然嗎。況且我又活了這些年，如今再給他償命，已是很合算的了。」何別駕聽到這裡，便道：「這樣敢作敢當，才算得是好漢子呢！既然如此，你就都說出來罷。」李成點了一點頭，便把殺馬標的事，又簡單的說了一番，跟金宏所說的，情形相符，並無二致。招房早把供辭，全都寫好了，便叫二人當堂畫押。李成拿過筆來就畫，一些兒也不在意。倒是金宏覺得對不住朋友，說這是誣騙出來的，不肯落筆，反倒李成勸他畫了。當下這才退堂，將二人一齊收押。

倘問李成何以能這樣直供無諱，把死生置之度處，原來他是想開了，因為那個瘡來勢特凶，大概用不了三五個月，就要性命不保，縱然說是抵償，也不會到法場上去的，這樣現成的好漢子，為什麼不充一充呢。此外還有一層，就是因為金宏已經把情節全都招認出來了，此時要再托賴，那不是找著受刑嗎。自己病得這個樣子，眼前叫皮肉受苦，實在有些犯不上。

他看破這兩層道理，自然是順供畫押了。

再說何別駕坐在公堂上，審完了一個再審一個，然後又把兩個人合在一起審，連前帶後，足足有好幾點鐘的工夫，方才辦理清楚，鬧得腰也酸了，腿也麻了，頭也暈了，眼也花了，週身都不得勁幾了。但是他的心中，卻覺得興致勃勃，這是因為花牌樓的案件，不但從先震動一時，如今也還流到人口，哪裡曉得有偌大的冤屈。現在從自己的手內，捕得真凶，誘出清供，把多年的覆盆之枉，一旦給昭雪出來，還不等於包孝肅再世麼！所以不由得非常高興。但是他不想一想，這件案子，若從根本推翻，不但一個現任的道台，一個現任的參將，都擔著絕大的處分，就是已故的兩江總督沈文肅公，也要擔著不是呢。只為匆忙之際，也顧不得涉想及此事。當時退堂以後，他都不曾歇息，立刻拿了供辭，便到後邊，去見總辦祝廣廷觀察，把事情的經過，一一回明，然後方把供辭呈上。

祝觀察聽了，覺得事出意外，也頻頻搖頭歎息。當下先把供辭大略的看了一看，又沉吟了一回，方才向何別駕說道：「你老哥於無意之中破此奇案，足見辦事細心，不可多得。但是此案牽涉太大，我也作不得主，不過多年冤案，破獲一朝，並且行兇的人肯於直認不諱，此中似有天意，我作官的人自以主張公道為是，既然曉得冤抑，還能忍心置之不理麼？看來只好回明制台，再候示下的了。」何別駕一聽，也不禁有些悚然，便諾諾連聲而退。祝觀察因為天色已晚，便定於明天上院，再見制台。卻不料就在當天夜裡，保甲局內又生出一件賄買未成之事。原來何別駕在公堂上審訊李成、金宏二人，把花牌樓久經定讞的案子，忽然從根本上推翻，從先被殺的和尚跟屠戶，直到今天方才證明是枉死之鬼，所有真凶及案中情節，至此始行破獲，這可稱得起是一件奇事咧，所以保甲局內立時就轟嚷開了，一干差役人等到得外邊，簡直的是有口皆碑，逢人輒道，這並非有意宣傳，實在是人情之常，不足為怪。於是這個消息，便像狂風驟雨一般，大有無遠弗屆之勢。別人先不必講，單說那傷天害理的胡得勝，他因為這些年來官運亨通，扶搖直上，居然作到督標參將的地位，真乃是錦繡前程，非常燦爛，早把這件事忘懷了。殊不知報應難逃，只爭遲早。忽然這天外飛來的消息到了他的耳中，就像一個焦雷，從頭頂上，一直劈到了腳底下，只鬧得三魂少二，七魄剩一，那番害怕，彷彿刀已經到了脖子上頭，真是早知如此，悔不當初。從先以為害了人家，如今方才曉得，原是害了自己。但是事已作錯，後悔也是枉然，於是定了一定神，要想個補救之法。後來籌畫已定，便喚了一名心腹機警的家丁，給了他些銀子，囑咐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趕快前去辦理，休得耽誤。

家丁領命而去。那時已到了夜裡，來到保甲局，向管理看守的人花了錢，方得跟李成、金宏晤面。二人見一個陌生人前來探視，一見面，先問過姓名，便滿臉和氣的說了幾句關切的話。二人肚裡尋思，都覺得這件事有些詫異。金宏道：「咱們並不認識，何以如此勞動，想其中必有緣故。但不知是何人叫你來的？」家丁低聲道：「我是胡大人派了來的，有些事情要跟二位商議。」金宏道：「是哪一位胡大人？」家丁道：「就是督標參將胡得勝胡大人了。」二人聽到這裡，不由得彼此相視而笑，原來花牌樓這件案子，早年張冠李戴，屈殺了和尚跟屠戶，是胡得勝的原辦，他們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家丁一說，對於這番來意，自己全盤了然，更不必十猜八九的了。不過是怎麼一種打算，此時尚猜測不出，那是要等來人解釋了。

但是在上文已經說過，那李成因為得冤孽之症，他自己是看透了，只在早晚之間，便要性命不保，所以才肯在公堂上坦白招承，決沒有一點兒隱諱。並且對於何別駕的誘供，金宏的舉發，也不稍存怨恨，這是他曉得死生大限就在目前，把世間的一切，全都看成冰清雪淡的了。如今見胡得勝派了人來，表示慇懃，這個不用問，自然是希望著能設法替開脫的了。不過李成的心理，正所謂我躬不閱，遑恤他人，哪裡還有心腸去管這些閒事，因此雖然明瞭那家丁的來意，只是望著金宏，發了一絲苦笑，隨即把眼望了別處，要一點兒表示也是沒有的。家丁看在眼裡，以為這種故意拿捏，原來是應有的事情，也算不得什麼稀奇；便又向金宏說道：「我這趟，奉了胡大人之命，前來商議，如你們二位肯答應下來，這是件雙方有益的事。」他說到這裡，頓了一頓，方又說道：「因為這件，很有些牽涉胡大人處，但不知你們二位可曾知道麼？」金宏聽到這裡，笑了一笑，便道：「那怎麼會不知道，只怕我們比著你，還要曉得清楚呢。不過你要明白，我們這一次，全都是實話實說，並非有心要陷害姓胡的。只怨他自己從前把事作錯了，這可怪不上我們來。」家丁點一點頭道：「這話原是不錯，不過你們二位現在一出頭，我們胡大人可未免要有些不利了。」金宏冷笑道：「豈但不利，險兒可就大咧！前程先不必說，腦袋都怕保不住。本來這是什麼話呢，兩條人命，都在他的手裡給斷送了。」

家丁見金宏的口角透著鋒芒，知道磋商這件事，一定是要磨牙的，便道：「話雖這樣說，但是我們胡大人，現在正當著制臺面前的差使，這叫作近水樓台，多少也要點照應。不過從上頭辦，總沒有從底下辦的好，所以派我前來商議，只要你們一鬆口，胡大人便可脫了干係了。」金宏哼了一聲道：「這件事情，又不是我們攀誣他，可從那裡去鬆口呢？」家丁道：「這怪我用的字眼兒不對，只須將來再過堂時，你們二位改了口供就得了。」金宏道：「我先問你，要怎樣的一個改法呢？」家丁道：「比如你，那也沒有一定。比如說，你們二位，口改為素常日子就跟我們胡大人認識。這一次，是因為借貸不遂，生心陷害，所以要冒認花牌樓一

案。就像這麼說，卻也未為不可。」

金宏聽了，便又冷笑道：「我看你，大概是吃過燈草灰兒，所以說出話來，能夠這樣非常的輕巧。不過我要問一問，我們要是照著你的話去說，姓胡的固然沒事了，但是我們的好處可在哪裡呢？」家丁道：「那個選用問嗎，要照著我的話去說，救了別人，即是救了自己。因為這麼一翻口供，便成立不了殺人的罪名，抵償對命的事，就沒有了。」

金宏聽到速裡，面色不禁有些活動，便望著李成道：「大哥他這些話，可也說得近理。但不知你意下怎樣？」李成是半晌的工夫沒有言語，這時被金宏一問，方才開口道：「叫他去罷，不用廢話。姓胡的把性命看得值錢，我是早已置之度外的了，要不是那樣，我還不實話實說呢。如今給別人救命，叫我屈心，你替我想想，圖的是什麼？這個事情，可犯得上嗎？」

金宏聽了，把眼皮向上一翻，連著點了點頭，像是明瞭李成的用意所在，必然是力氣不肯白賣，非叫姓胡的往外拿錢不可。

本來這種猜想，原是近情近理，誰知卻是錯會了意了。當下便又望著那家丁說道：「你聽見了嗎？這是性命干連，不同可以送人情的事。再者你們胡大人，現在作著大官，身家都是重的，像我們，不過是個營混子，腦袋掉了，碗大的疤痕，能夠比得到一塊兒嗎？如今他是求著我們，一來要解救他的命，二來還要保住他的前程，就打算著空口說白話麼？我跟你來句笑談，這叫作豬八戒擺手，不伺猴兒啦。」

那家丁見兩人這麼一吹一唱的，便也認準了是要錢了，隨即笑道：「這個事怎能夠空口說白話呢，就是你們二位不提，誰心裡也不糊塗，自然是要另有下文的。常言講得好，受人之財，與人消災，這個道理，誰不明白呀。」李成坐在一邊，聽了這句話，彷彿是不打他心裡頭來，便從鼻子裡哼了一聲，把臉向了別處，簡直的就不去答腔。金宏卻望著那家丁說道：「我自當你的心眼兒，是不開竅兒的呢。既然這樣，那便很好，就請你乾脆的說出來，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下文罷。」家丁道：「如果你們二位把事情辦好，將來我們胡大人自有一番酬謝，你金爺是一百兩銀子，李爺是二百兩銀子。你看如何？」金宏笑道：「事情有個輕重，酬謝自然也要分個厚薄。不過我這拿得少的，當然作不了主意，總要請教拿多的，看人家點頭不點，那時再說。」此時金宏已是扭頭回頭，眼光落在李成的臉上，不用再去說話，已經表示出請教的意思。只見李成把眉頭皺了一皺，方才開口道：「我要說罷，因為費氣力，實在有點懶得說。我要不說罷，聽著叫人生氣，可又有些堵得慌。那一頭二百兩銀子，叫他留著，買棺材裝裡去罷。我先說我不希罕。他打算著，拿一個芝麻粒兒，換回一個老牛去，天底下，可就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情，慢講他的一條性命應該值上多少錢，就憑一個督標參將，只值這一點點銀子嗎？不用說壓根兒我就不打算著管，滿讓以先有些活動，聽了這個話，可也就算吹了。」李成說到這裡，便把眼看著金宏道：「老弟，你是窮怕了罷，怎麼一百兩銀子，就動了心呢？你沉下去想想，哥哥說的話，是也不是？」金宏道：「我是遇事則迷，叫你這麼一提，可也就醒了腔了。咱們哥兒們，怎麼著也不能這麼賤賣。」他說到這裡，便又望著那家丁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，這件事情，好比是帽子差了一尺，那還能夠說到一塊去嗎？」家丁趕忙接口道：「這個好辦，李爺既然嫌少，不妨再往多里添，一頭二百的話，要是不行，就是四百五百，我也敢作主意，反正這是件兩有益的事情，我既奉命而來，多少也要有點擔當。你們哥兒兩個，可也該要個面子，彼此有個從權，總要把這件事情，能夠辦成才好。」

原來這家丁來的時候，胡得勝曾經對他說過，對於行賄買囑之事，就讓花到千八百兩，也儘管答應下來，不必心疼銀子，這是因為他把事情看透，錢少了是不行了。偏那家丁存著私心，打算要借事生財，從中大大地留個偷手，所以剛一露錢苗子，只說出一百二百的話來，倘若事情辦得通時，自己的確是個賺頭。不想李成一個口，算是掄圓了碰了個大釘子。他見事情辦不下去，這才肯漲價，又說出四百五百的話來，反正他是有老底兒在心裡的，只要事情辦得成，叫主人再往外多拿銀子，他也不能不點頭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自己這一筆經手費，好歹總也不會落空的。這種算盤，打得自然是不錯的了。

再說金宏聽了這一番話，便又回過頭來，望著李成說道：「你的意下到底怎樣？」在金宏的打算，以為既然肯添錢，或者還許有個商量，他卻不明白李成的心理，是命都保不住了，可還要錢作什麼？所以無論給多給少，打根本上說，就是不成問題的。所以一見金宏問到面前，便不耐煩的說道：「不是四百五百麼，早的很呢，數兒還差得多咧。」那個家丁一聽，心中暗自想道：「這小子，是得理不饒人，究竟他是打算著要多少呢？」想到這裡，便開言吐語的說道：「老爺，我說的全不算數，不如聽一聽你的，擔得起來我就擔，擔不起來我就不但，這個還好辦嗎？」金宏聽了，便也從旁說道：「這話也講得有理，大哥，你就自己說說罷。」李成見一死兒的來麻煩，心中是不高興極了，便望著那家丁說道：「你一定要問麼，這個很好辦的，也用不著三言五語，就叫他拿出一萬兩銀子來罷。」金宏一聽這個數目，覺著是有點開玩笑。那個家丁嚇得把舌頭伸將出來，半晌縮不回去。後來遲了一會，方才笑道：「李爺，我這兩天耳朵有點背，聽話恐怕聽不清楚，您剛才說的，可是一萬銀子嗎？」李成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別是嫌多罷，告訴你說，除去一萬銀子之外，我還要有個條件，要是辦不到時，滿讓拿出銀子來，也是不成。」家丁道：「但不知是什麼條件，就請也說出來罷，我縱然是答應不了，回去也有個交代。」

李成道：「假如我改了口供，堂上要是動刑時，我可犯不替上人受熱，到了那時候，沒有別的，我只好把姓胡的花錢買囑之事，供了出來，這件事，也要叫他預先想個辦法，省得花錢找病，反倒落一個臨時後悔。」家丁一聽，暗自想道：「這不應了俗語所說的，是二達子吃螺獅，成心要找的憋拗嗎。看來這件事，簡直的就是辦不成，我不過是個居間的人，犯不上開罪於他。」想到這裡，便點一點頭道：「好罷，等我回去告訴胡大人，那時或成或止，再行定奪。」說著，立起身來，無精打采地走了。這是因為他，覺著這筆經手費，已經沒有指望，所以心裡頭，是非常的不痛快咧。

當那家丁往外走的時候，李成連眼皮也不曾抬一抬。金宏忍不住問道：「你這不是打好了主意，要把他擋回去嗎？」

李成哼了一聲道：「那還用說麼，他就有百萬黃金，可也買不動我，當初他既害了人，現在叫他認命罷。我如今算是明白過來了，這叫作冤冤相報，誰也顧不了誰。」金宏聽到這裡，不由得一楞，便道：「你這是跟自己過不去麼？借著這個機會，逃出命來，又能得銀子，為什麼不辦呢？」李成冷笑道：「我的命已是沒有了，銀子也帶不到棺材裡去，自己再找麻煩，犯得上嗎？」他說道，用手把脖子一指道：「像這樣的活受罪，還不如涼涼地挨上一刀呢！與其只見他升官發財，不如叫他跟我一塊兒死，倒樂得拉個墊背的。況且我是個將死的人，把一切都看開了，再要虧心，實在犯不上。」李成說到這裡，臉上的神色非常難看。金宏至此，方算恍然大悟，不禁深深地歎了一口氣，往下也就不言語了。

再說那家丁回去以後，把這番辦的交涉，一一回明。胡得勝聽了，恰似從頭頂上澆下一瓢冷水來，只鬧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言語不得。他本想著，若能把這一關打通，不但可以保住性命，並且可以保住前程，真乃是一個妙計，再好沒有的了。萬不料交涉的結果，竟會這般刁難，不用說一萬銀子自己拿不出來，尤其是翻了口供，叫堂上不要動刑，哪有這麼大的能力呀。看起來這件事情，簡直的是鑽到牛犄角裡頭去咧。然而當這性命交關的時候，只要有法子可想，決計不能低頭受死，除非等到事無可為之時，那才能夠認命呢。因此他苦心沉思的結果，卻又想出第二條計來，就是賄買看守之人，能夠把這個人設法毒死，到了那時候，案情未明，死無對證，自己豈不就可以脫了干係嗎。不過這件事情要辦起來，也很費手，不是三言五語就能夠定規的。只好姑且等到明天，看一看動靜再說。反正這件案子關係太大，保甲局的總辦，也不能不有個顧忌。就算他處正無私，一定要公事公辦，少不得也先要回明了制台，那時才能夠發動。明天我到院上伺候著，自然可以得著消息的。

胡得勝通盤籌算好了，這才提心吊膽的，勉強度過今宵。

誰知到了明天，這件事可又生出變化來了。原來保甲總辦祝慶廷觀察當日不曾上院，到第二天，才去稟見制台。傳見以後，便把花牌樓案件的原委，一一回明，然後又把供辭呈上。

那時劉公乍一聽這件事，神色已是有些愕然，及至祝觀察說完，便搖著頭道：「此事似乎還要斟酌。」祝觀察聽了，只有唯唯稱是。劉公又把供辭看過，皺著眉頭，沉吟了一會，方向觀察說道：「要看這個供辭，當然盡屬實情，並無疑問。不過這件案子不比尋常，很有銅山東崩，洛鐘西應之勢。因為現在的既是辦實了，以前的就要推翻。別的還在小可，一個和尚，一個屠戶，無

辜枉死，不可復生，那可怎麼辦哇？」劉公說到此處，口風頓了一頓，祝觀察只有唯唯稱是，不敢妄插一辭。

劉公像是又思索了一會，方才接著說道：「此案牽涉甚大，倘若認真辦理，勢非奏明不可，因為真凶既獲，舊案平反，凡以前經手人員，是都有應得之咎的，輕則壞官，重則廢命，當然逃不了嚴厲的處分。這種未來的事情，你老哥可曾見到嗎？」

祝觀察聽了，不禁神色悚然，忙著應了一聲是。劉公微笑道：「像那洪道，跟胡參將，所謂孽由自作，我並不去姑息他們，不過一經奏明，也就要牽涉到沈文肅公的身上。倘若朝廷赫然震怒，難保不降身後之罰。想我與沈公二人，俱係掃平發逆，起自末秩，一死一生，得有今日，他總算善保令名，已經作古；我自問也行將就木，來日無多。此時倘由我的手中，發其無心之誤，致貽莫贖之愆，假使死而有知，我將以何面目見沈公於地下呢？」當時說到這裡，劉公不禁歎了一口氣，便把眼光看到祝觀察的臉上。

再說祝觀察，此時是侷促非常，便道：「大帥所見極是，職道愧不及此，一切還望鈞裁，職道自當遵辦。」劉公又略為沉吟，方才說道：「看來這件事，莫如息事寧人罷。那個花牌樓殺人正凶，不是有病在身麼，姑且羈押著，說不定早晚之間，歸於自斃。剩下那個從犯，不妨從輕發落，這事便可無形消滅了。」祝觀察唯唯稱是。制台交派已畢，便端茶送客了。

再說胡得勝本日早就來到院上伺候，好偵察消息，見保甲公辦果然前來稟見，早把他的魂靈兒，嚇得飛上了半天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後來見祝觀察走了，並沒有什麼動靜，這才略略地放下一點心，但結果究竟是吉是凶，恰還有些捉摸不定，立時輾轉托人，花了一筆運動費，要從制台左右親信的口中，討取消息。果然錢能通神，沒有辦不到的事情。工夫不大，劉公跟祝觀察談話的一幕，當時是怎樣情形，已經到了胡得勝的耳內。

他這一喜，真乃非同小可，那飛去的靈魂，已是安然重歸殼內，覺得現在的制台，既然關礙情面，不肯往下追究，眼見得這件案子，便已等於死灰，決計無重燃之日。從此以後，自己大可放開懷抱，落得個脫然無累了。